

漢唐宋名臣錄

漢唐宋名臣錄

漢書門				
二	二	九	九	七
五	九	〇	七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八七函	二二九七	漢書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97
冊數		5 ( 1 )
函號		287 135

傳記 三二

共五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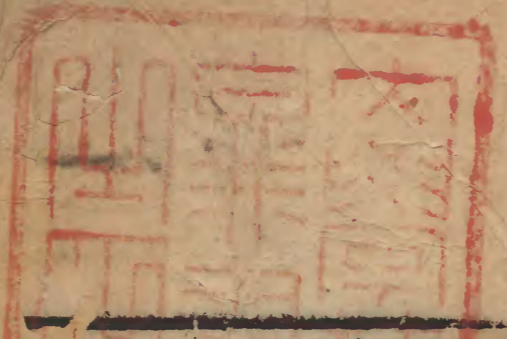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287-135



漢唐宋名臣

錄序文庫



漢唐宋名臣錄者少宗伯晉

江九我李公所編次也海內士

人雅慕說之而不得睹其書

為恨乙巳不佞士奉

靈

百  
籍觀

梓之士不揣僭序首以間道

肅皇帝朝王弇州與楊祠部

豫孫嘗刻

皇明名臣琬琰錄而未及前

代公因廣之有茲錄焉兩漢

三國文翁而下錄者十五人晉

及元魏則山濤謝安高允三

人唐錄十九人而首裴廢宋

錄二十三人而首張方平前

後共得六十人書凡若干卷

輔臣間  
三事大夫群

序

守相邑令與因位寧  
所立朝曆注建白章、卓德、  
可、媿、美、稷、禹、伊、周、者、采、而、臚、  
次之使凡在事諸臣得誦其  
書論其並奉之為模楷在、  
皆吾周孔遺籙也而一切道

數刑名之學弗與焉上下數  
伯千年有奇塵、卯十人又  
置吳魏宋齊梁陳隋五代弗  
錄亦嚴矣昔孟子輿陣五政  
而黜五霸廣川宗孔氏而排  
百家皆斯意也所至錄、

唐  
唐宗而弗及虞夏商周  
非有所擇舍也豈謂古今  
臣太上載之六籍次紀之史牒  
六籍爲士人本業類能舉  
其梗概輒近制義弁髦諸  
史牒度而弗講有詢其朝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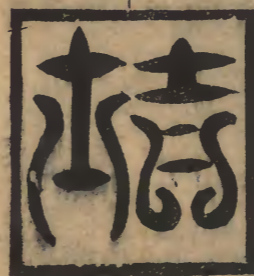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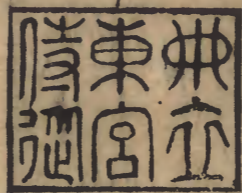
沿革者罔不能對矧于諸名  
臣訏謨儻裂章而卓偉者能  
置一喙乎廼顧於老釋管韓  
諸書不厭旁涉以爲名高剿  
道數刑名之技耳夫士備  
家者旣味所適從一旦牽絲

仕又奚所取巨為模楷而古  
官守哉以故公于六十人匪直  
淵之又從而表章之以示後來  
其指甚微而意良厚矣乃至  
桑胡元而弗錄則虜畜之也  
又弗遺元魏也者亦豈謂允  
立朝之業無媿于五十九人而  
匪許衡諸人所能軒輊乎其  
所擇舍視王氏琬琰嚴矣夫  
嚴而不闕其公茲錄具焉不  
佞士所闕見公一班者如此不  
知臣為然乎不邪

萬曆丙午上元日

賜進士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史繁陽黃吉士書



刻漢唐宋名臣錄目錄

卷之一

漢

文翁

魯恭

卓茂

曹參

魏相

丙吉

趙廣漢

尹翁歸

張敞

韓延壽

龔遂

黃霸

第五倫

宋弘

諸葛亮

山濤

謝安

高允

卷之二

唐

裴度

李絳

劉宴

陸贄

李藩

韋貫之

卷之三

唐

狄仁傑

徐有功

盧懷慎

蘇頲

張嘉貞

姚崇

宋璟

韓休

楊綰

崔祐甫

李泌

張九齡

裴垪

卷之四



宋

張方平

文彥博

韓琦

富弼

范仲淹

司馬光

程顥

蘇頌

劉安世

卷之五

宋

沈倫

李昉

呂蒙正

錢若水

呂端

張齊賢

向敏中

李沆

李迪

寇準

王曾

張詠

王旦

杜衍

漢唐宋名臣錄目錄終

刻漢唐宋名臣錄卷之一

禮部侍郎晉江九我李廷機彙編

漢

文翁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

漢名目錄 卷之一 乙  
齋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  
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  
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宮弟  
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  
常選學宮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  
學宮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  
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宮弟子  
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  
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

校官自文翁爲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立爲祠  
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  
也

### 東漢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父某建武初爲武  
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  
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  
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  
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

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貽酒糧  
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  
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  
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  
吏大傅趙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  
恭特以明經得召與其議熹特舉恭直言待詔  
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  
人許栢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  
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

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  
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  
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  
貫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  
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  
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  
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  
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  
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

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  
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  
便坐廷中謙不矜功封以上府尹降檄勞曰君  
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  
時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  
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卽徵  
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  
在事二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  
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

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不從每政事  
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  
詩博士由是家詩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  
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安樂相是時東  
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  
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書以漢補博  
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  
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  
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甚

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不枉其  
正十三年代呂蓋爲司徒十五年從巡狩南陽  
除子撫爲郎中賜附馬從駕時弟丕亦爲侍中  
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殤帝卽位以  
恭爲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爲司徒恭  
再在公位選辟高弟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  
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  
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  
無所言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濟有補益然不自

顯故不以剛直爲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  
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爲郎

東漢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  
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  
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  
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  
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  
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

漢名目錄 卷之一 五  
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  
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  
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  
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  
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  
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  
平生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  
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

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  
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救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  
獸者以其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  
至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  
不當乘威勢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  
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  
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  
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  
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

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隣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災蝗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嘗爲

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復以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



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  
 司農崇卒子禁嗣禁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  
 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  
 留蔡勲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  
 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  
 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王莽篡  
 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嘔血託病杜  
 門自絕光武卽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  
 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  
 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  
 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勝鮑  
 宣事在前書勲事在玄孫邑傳

漢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高祖之爲沛公也參  
 以中涓從與高祖共定天下高祖卽皇帝位以  
 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高祖六年與諸  
 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千三十戶  
 世世勿絕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

齊丞相參之相齊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  
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  
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  
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  
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  
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  
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  
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  
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

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  
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  
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  
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木訥于文辭謹厚長  
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  
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  
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頃  
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

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迺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迺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旣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日趣入侍

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漢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按致其罪論客棄市茂陵大治後選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

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維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

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又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居部二歲徵為諫議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卽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

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苑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婚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寔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于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勵精爲治綜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大臣皆以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

犁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匈奴去渠犁千餘里漢兵在渠犁者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大將軍趙克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

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干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置意中今聞諸將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食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

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芥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犁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相明易經有師法

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  
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  
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  
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康而  
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  
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  
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  
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由竊  
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  
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賑乏匱遣諫大  
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  
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  
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  
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  
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務積聚量入制  
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  
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饑死于道路  
二千石不預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救乃



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歛猶有  
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  
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惟陛下留神  
元元率由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又  
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  
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  
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  
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  
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

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  
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  
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  
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  
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  
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  
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  
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  
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敬授民事君動

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至寒暑  
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  
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  
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  
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  
廉耻寇賊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  
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  
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高皇帝所  
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

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  
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  
通等議春秋夏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  
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  
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  
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  
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  
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  
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

祠祀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爲太子家  
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  
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  
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  
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  
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  
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  
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曰太子國儲副君  
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  
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  
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  
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  
是見器重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  
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  
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  
上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  
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  
爲關內侯專厲彊壯蠶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丞相案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之帝時脩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事徵能

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漢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

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收繫獄中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爲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祚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

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爲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卽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

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王發喪之日以大誼立  
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  
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  
聽于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  
所聞于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  
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  
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  
軍詳大議參以著龜果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  
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  
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  
掖庭宣帝初卽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  
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  
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二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  
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  
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  
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  
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  
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咎汝安得言功

漢名目錄 卷之一 三  
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  
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  
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  
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  
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  
不云虜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陵侯邑千三百  
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  
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  
未死也臣聞有陰德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

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吉上書  
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  
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  
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  
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  
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  
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  
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  
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

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史

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科條其人未至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羣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忠職馭吏力也吏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吏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



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日民鬪相殺死傷長  
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  
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  
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今午近行  
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  
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  
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  
卽有不諱誰可以自待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  
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

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  
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  
詳明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悌  
厚備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上  
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爲  
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  
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  
黃霸薨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  
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謚曰

定侯子顯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曰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晝曾孫言常

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旣遇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日月以給皇孫吉卽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

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于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

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脩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

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漢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致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

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旣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更結朋黨廣漢患之廉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旣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

漢書目錄 卷之一  
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筭及得投  
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  
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  
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  
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  
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  
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  
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  
石以和顏接士其辟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

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  
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  
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  
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  
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卽時伏辜廣漢  
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  
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  
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  
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

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

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官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旣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

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蹤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搜采私屠酤推破盧嬰斧斬其門闕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

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強壯蠶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

漢名目錄 卷之一  
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婢有過自殺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

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咎撻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廢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



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  
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  
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  
之至今

漢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  
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  
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  
持刀兵入市闔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

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  
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  
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  
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  
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延年  
曰何傷遂召上試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  
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  
不及翁歸徙署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閔  
孺部分北翁歸部分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

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旣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行出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俠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

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  
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  
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  
官使所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  
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  
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  
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  
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  
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  
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  
而已扶風翁歸廉平公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  
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  
斤以奉其祭祀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  
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  
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漢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  
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

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卿有秩補太守卒  
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其奇  
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  
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  
廟東迎之日惟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  
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  
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  
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  
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太中大夫與于定

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  
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坐爲函谷關都尉宣帝  
初卽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  
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  
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  
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驍親屬頗出補吏敞聞  
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  
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  
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

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計皆陰類寢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

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

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  
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  
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  
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  
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  
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  
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  
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旣無以

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  
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  
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  
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惟明詔之所處  
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  
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  
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  
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効  
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

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  
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  
傳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  
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  
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  
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  
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  
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傳母進退則鳴玉  
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縱  
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  
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恣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  
也惟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  
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  
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  
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  
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  
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  
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

海名目錄 卷之一  
三  
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  
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  
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  
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  
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  
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閭里閱出者汗赭輒收縛  
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日百餘發  
盡行誅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收時時越法縱

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  
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  
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  
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  
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  
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  
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敞爲久任職  
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  
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



漢名目錄 卷之二  
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  
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敞上問之  
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  
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  
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  
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爲刺史時望之  
爲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  
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  
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  
位等比皆免而敞獨奏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  
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  
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  
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卽部吏  
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  
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  
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  
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  
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

欲令敞得自便利卽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旣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復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

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風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

之殿屋重轅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  
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  
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  
爲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卽位待詔  
鄭朋薦敞先帝明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前  
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  
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  
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  
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

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  
豪強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  
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  
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  
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  
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  
掾言武必辦治梁矣武旣到官其治有迹亦能  
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  
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漢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鉅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

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嘗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

漢名臣錄 卷之二  
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尊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遇救不死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

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  
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旦明府早  
駕又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  
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  
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  
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  
達故代卒延壽遂升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  
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  
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

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  
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  
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  
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  
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  
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旣  
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  
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  
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

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  
深自悔皆自髡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  
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  
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  
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史郡中歛然  
莫不傳相勅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  
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  
給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  
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

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  
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  
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  
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  
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  
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  
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  
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  
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純

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檠植羽葆鼓車歌車功  
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  
軍假司馬千人持幢笏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  
延壽車噉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  
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  
營陳被甲鞬輦居馬上抱弩負簡又使騎士戲  
車弄馬盜騾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  
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物私假繇使吏  
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

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  
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  
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  
前旣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  
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  
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距  
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  
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  
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已爲戒子



漢名臣錄 卷之二 四七  
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爲吏至將軍  
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  
延壽之風類也

漢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  
昌邑郎中令事王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  
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  
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而刺王過王至掩耳  
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賀

又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  
涕泣郤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  
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衷王辟  
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爲無道亡乎王曰  
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儼  
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諂嘗與寢  
處惟得所言以至於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  
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  
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

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官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爲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爲諄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惟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

而更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  
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  
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  
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  
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  
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  
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  
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  
毋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

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  
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弓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  
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  
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  
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  
本糶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  
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  
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  
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

訟獄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  
功曹以爲王生素者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  
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  
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  
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  
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  
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  
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  
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  
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  
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  
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  
卒

漢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桀役使徙雲  
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  
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  
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

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  
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  
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  
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  
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  
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旣  
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  
吏上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  
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

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  
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  
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  
死霸因從勝尚書獄中再隄冬積三歲廼出語  
在勝傳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  
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爲揚州刺史三歲  
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  
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  
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

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鳥攫其肉民有欲

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鳥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

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  
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  
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  
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  
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民  
吏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  
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  
北軍馬不適士効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  
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

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  
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  
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  
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  
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  
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  
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  
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爲

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  
爲丞相總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  
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鷓鴣雀飛集丞相府  
霸以爲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  
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爲  
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  
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  
先上殿舉而不如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  
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

長史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鷓鴣雀飛止丞相府屋  
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鷓鴣雀者問  
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史  
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  
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  
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  
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  
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  
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



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

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

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爲大司馬霸子思侯賞嗣爲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乃絕子孫爲吏二千石五六人始霸少爲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卽娶爲妻與之終身爲丞相後徙杜陵

東漢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官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

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  
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閻興  
用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  
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士無阿枉百  
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  
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謂州將謂州將蓋延也  
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  
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  
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

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  
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  
倫曰聞卿爲吏笏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  
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  
過人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  
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  
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  
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  
姓財產以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

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祝咀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末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

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富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資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明德

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陳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徒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禁諸外戚曰苦身待士

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嘗刻者五臆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思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幸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

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恩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所在縣令苦其不法將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今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直聞並不見省用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敕羣下不稱職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

者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并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

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驚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勵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救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

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  
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  
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  
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  
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  
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  
也詖險趨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  
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  
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  
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  
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  
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  
在位以真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籍  
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  
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  
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  
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  
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



漢名臣錄 卷之一  
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  
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  
詔賜私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  
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廢也頡爲太  
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卽位擢  
爲將作大匠卒官

東漢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  
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

間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  
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于水家人救得  
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卽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  
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桐邑侯所得租俸分  
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  
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  
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于是召譚拜議郎給事  
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  
于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

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與帝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歸年卒無子國除

晉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主無事馬蹄間耶投傳而去未二年

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耶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轉相國左長史典統

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時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爾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入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

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

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上疏乞歸至免冠徒跣以懇上還印綬不允尚書令衛瓘論濤以爲無專節之尚違至公之義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常退讓懇切有詔必奪其志以臣輔不逮主者不明詔旨反深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

如故濤以老疾辭優詔不許又上表固讓不允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焱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勅斷章表

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疋以供喪事策贈司徒祭以大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疋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恐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爾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晉謝安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也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旣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

三石齋月金 卷之一  
李  
豐豐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  
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  
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  
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  
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吏部尚書范汪舉  
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  
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  
坐石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  
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  
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  
將何歸邪舟人乘言卽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  
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旣累辟不就  
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  
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  
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  
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丹陽  
尹劉惔妹也旣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  
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

晉書目錄 卷之二  
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就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旣到溫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旣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護軍中書侍郎郗超初爲桓溫叅軍每與溫密謀朝中皆畏事之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盱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不副所望故甚忿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



憤少懷溫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  
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懼問  
計于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  
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  
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  
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  
日郗超卧帳中聽其言論風動帳開安笑曰郗  
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  
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

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于春秋  
政不自已溫威振内外人情噂喅互生同異安  
與坦之盡忠臣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  
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  
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  
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  
總中書事時王彪之爲尚書令安以天子幼沖  
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  
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

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導子亦賴弼諧之益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桓沖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皆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止之沖皆不聽詔沖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九月帝講

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尋詔安以甲杖百人入殿太元元年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錄尚書事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封之二年以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以桓冲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桓冲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劉汝守江陵楊亮守江夏初中書侍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邑形于詞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

時苻堅疆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  
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八年堅率  
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  
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别有旨既  
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  
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常  
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  
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  
授將帥各當其任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

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  
缺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  
閑將略今大敵衆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  
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社  
矣玄等旣破堅有驛書安方與客圍棋看書旣  
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  
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  
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  
拜太保八月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

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城走玄進據彭城九月謝玄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太保安自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是時桓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而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勲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旣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替喪之慘不廢絲竹王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以土山營墅樓館竹木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屬意

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  
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  
其知人時會稽王導子專權而奸諂頗有相扇  
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  
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  
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  
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  
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  
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雒  
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  
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  
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  
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  
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  
其位也十六里止者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  
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  
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  
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

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百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斂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東漢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寓南陽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

博陵崔州平穎州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亮  
與庶及孟公威石廣元俱游學三人務精熟而  
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謂三  
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  
所至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欲北歸亮謂之  
曰中原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先主在荆  
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  
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先  
主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清雅  
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  
亮每獨拜牀下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  
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亮爲卧龍統爲  
鳳雛徽爲水鑑故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見先  
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  
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  
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  
人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  
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



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  
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名  
微而力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  
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  
令諸侯此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  
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  
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  
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  
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  
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  
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  
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  
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理政事天下有變則命  
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  
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  
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  
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

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  
言羽飛乃止時劉表爲荊州牧先主在荊州兵  
力尚少性好結賅適有以髦牛尾貨者先主手  
自結之亮進曰到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賅而  
已邪先主乃投賅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  
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曰不及  
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曰亦不如曰今皆不  
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  
計乎先主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荊州非

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  
語劉荊州令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益衆可  
也先主從其計故表衆遂強表長子琦亦深器  
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  
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  
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  
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  
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  
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

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及表病篤託國於先  
主表死子琮代立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  
主不忍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  
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別遣關羽  
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  
主據之將精騎五千急追先主及於當陽之長  
坂先主棄妻子與亮及張飛趙雲等數千騎斜  
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過表長子江夏太  
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

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柴桑觀望成敗亮  
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  
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  
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  
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  
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  
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  
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  
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

東漢名臣錄 卷之一  
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  
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  
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  
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  
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  
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  
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  
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  
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

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  
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  
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  
數萬與豫州協執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  
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  
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  
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敗于赤壁  
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  
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東漢名臣錄 卷之一 三  
先主自赤壁之戰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  
至吳見權綢繆恩紀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  
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載見之乃晝夜兼行  
後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  
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  
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先主嘆息  
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公  
瑾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  
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

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  
計也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  
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  
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  
主共圍成都平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  
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兵足食然刑  
法峻急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  
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  
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

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行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曹公遣刺客見先主方得交接間論伐魏形勢甚

合先主之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先主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顧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關急書發益州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先主

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  
卽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犍爲太守李  
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  
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  
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器  
用也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未許亮說  
以士大夫隨大王久勞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  
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  
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  
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  
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  
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  
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五月  
梓宮自永安遷成都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  
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  
亮董和亮並署先主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  
交亮發教羣下曰夫叅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  
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失違覆而得中猶

東漢名臣錄 卷之二  
棄敝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叅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叅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董和字偉度亮主簿吳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奴婢雞狗若哉失爲家主之法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



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  
卒亮垂涕三日亮深慮孫權聞先主殞殂恐有  
異計未知所如尚書鄧芝言于亮曰今主尚幼  
弱初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  
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爲誰亮曰  
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吳遂絕  
魏專與漢連和初益州郡首帥雍闓殺太守附  
於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  
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

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雋夷  
王高定皆叛應闓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牂  
牁太守朱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而殺之褒  
怒攻殺房誣以謀反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  
越雋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  
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植穀閉關息  
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魏司徒華歆尚書令陳  
羣等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  
亮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

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來戒魏不審  
鑑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二三子各以  
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  
亦將偏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創迹舊基羸  
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萬餘于昆陽之郊夫據  
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詭勝之力舉  
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自悔僅能自  
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器不可  
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者桓淫洪繼之以篡

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堯滔  
天之辭欲以誑誨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  
藻煩勞翰墨者矣此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軍  
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  
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  
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是年魏主丕以舟師擊  
吳臨江而還南方諸郡不賓亮將自征之長史  
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  
國之望冒險而進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

往而連言輒至故停留久之會連卒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闓叅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遠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旣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高

定使來陽督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馬忠由泮河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衆拒亮亮聞獲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

東漢名臣錄 卷之二  
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  
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  
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  
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  
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  
馬以給軍國之用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自是  
終亮之世夷不復反亮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  
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  
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  
俗敦直至此以凱爲雲南太守伉爲永昌太守  
皆封亭侯是年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  
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  
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  
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  
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  
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  
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  
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

東漢名臣錄 卷之二  
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官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

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

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初亮將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少主之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

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其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旣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魏明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馬兵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魏明帝行

如長安是年孟達叛魏六年魏擒孟達初越雋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叅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

東漢名臣錄 卷之一  
臨祭爲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于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乃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遇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

等以督厥咎漢主以亮爲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于箕谷集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亮謂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士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岍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初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



東漢名臣錄 卷之二 五  
亮亮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  
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  
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媿於是蜀人咸知  
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或勸亮更發兵  
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  
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效變通之道於將來  
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  
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躋

足而待矣於是考徵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  
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  
其敗矣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  
中虛弱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  
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  
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三業亦亡惟  
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也臣受命  
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

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驚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危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

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于和連偏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馬玉閭芝丁立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

東漢名臣錄 卷之二 九  
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  
一州之所有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  
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  
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  
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  
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  
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  
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穉歸蹉  
跌曹丕稱帝凡事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

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曹  
真攻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亮懲于祁山後必  
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  
散關圍陳倉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真遣將軍  
費耀等救之魏主召張郃于方城使擊亮魏主  
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  
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  
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  
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雙戰破之斬雙七年

東漢書目錄 卷之一  
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  
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是歲  
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  
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  
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  
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  
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  
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  
持坐而須老使此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

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恩遠  
益非匹夫之爲介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  
足不能併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岍之情推此似  
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  
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  
不取也若大軍攻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  
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于內非端坐者也若就  
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  
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

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十二月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城于沔陽築樂城于成固八年七月魏大司馬曹真請由斜谷伐漢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魏主從之命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詔曹真等班師亮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郭淮于陽谿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能等至北地石城以應亮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張郃郭淮等以禦之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

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懿乃使張郃  
攻無當監河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  
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郃  
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  
亡十一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  
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于渭南克日交戰懿  
戎服蒞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  
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亮  
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  
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  
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  
軍年五十四時有大星墜營中後主聞亮病篤  
遣僕射李福省視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宣  
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思未盡其意遂却  
騎馳還見亮亮與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  
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  
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  
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

東漢各臣錄 卷之一 百一  
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文  
偉費禕字也及軍退司馬懿按其營壘處所曰  
天下奇才也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  
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  
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爲怯  
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  
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  
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  
惟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  
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問  
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常有鳴吠之益若  
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不知防  
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  
協起于私忿耳而無彭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  
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  
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  
長計也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  
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

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身  
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  
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  
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行  
留部分延遣人覘儀等欲諸營相次引軍還大  
怒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  
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  
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  
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

擊儀等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  
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  
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逃犇漢中儀  
遣將追斬之初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  
馬懿懿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  
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  
懿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  
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料死也諸軍還成都  
謚亮曰忠武侯亮遺命塋漢中定軍山因山爲



墳塚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初亮自表後  
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  
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  
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  
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  
所言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  
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言教書奏多可觀景  
耀六年詔爲亮立廟于沔陽初黃承彥者高爽  
開列爲沔南名士謂亮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  
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亮許卽載送之時人以  
爲笑鄉里爲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  
女亮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  
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  
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又云吾心如  
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北魏高允

高允勃海蓆人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性好文學

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  
春秋公羊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  
致居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被徵拜中書博士  
遷侍郎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  
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  
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  
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聚五  
星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  
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

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  
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  
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  
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  
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  
更審之時坐者咸怪惟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  
長於曆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  
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  
於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曆然初

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  
古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泄漏不如不知  
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後勅以經  
授景穆甚見禮待太武問允萬機何者爲先時  
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  
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  
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  
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之率爲  
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

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  
以授百姓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  
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  
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  
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已怒而絕允  
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郟擻性  
巧佞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  
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  
諸書班浩所注并求勅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

北齊書目錄 卷之一 二頁  
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  
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  
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  
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  
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  
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  
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詔允謂  
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  
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作

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  
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爾臣向問皆云浩作帝  
問如東宮言不允言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  
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爾實不問臣臣不  
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  
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  
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  
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勅允爲詔  
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

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更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於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

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不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景穆不納先是勅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旣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

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生燒塋一切禁絕雖條旨久頒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矣人須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

續通志卷之十一  
禮儀一  
三頁  
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  
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  
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  
禮之甚無復過此皇子娶妻多出於宮掖令天  
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  
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載見故深藏之昔  
堯舜葬槩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易肆秦  
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屍焚墓掘  
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

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  
而不輟而禁下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  
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葬之  
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婦損  
敗風化黷亂情理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  
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  
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  
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  
相混酒醉喧噓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汗辱視

北魏各目録 卷之一  
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言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迂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

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有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伺朕朕喜時以求官乞職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爾皆至王公此人執筆匡我不過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



北委各目録 卷之一 百五  
布衣妻子不立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  
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  
有此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悅爲長  
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允爲郎二十七  
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  
以本官領祕書監進爵梁城侯文成重允常不  
名之恒呼爲令公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  
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  
叅決大政又詔允曰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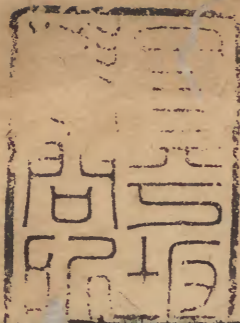
國卿儒宗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叅議以聞允表  
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士一百人  
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士八十人中郡  
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士六十人下郡立博  
士一人助教二人學士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閱  
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  
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  
任教授不拘年齒學士取郡中清望文行修謹  
堪約束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

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  
詔不許帝不豫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  
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先跪上前涕泣曰願陛  
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  
帝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允帛百疋以標忠亮又  
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  
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  
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  
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未乃薦高閤以自

代以定議之勲進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  
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郡縣見召公廟廢毀不  
立乃歎曰召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者何望乃  
表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  
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決爲事以疾告歸其  
年詔以安車徵允至都復拜鎮軍大將軍領中  
秘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勅  
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  
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

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  
 杖詢以政事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  
 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始真君中  
 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  
 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  
 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  
 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  
 能無咎乎性簡至不妄交游十一年卒年九十  
 八謚曰文允所著詩文及左氏公羊釋毛詩拾

遺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允尤明算法  
 為算術三卷



刻漢唐宋名臣錄卷之一終

文政

